

安阳印象

□张娜

从甲骨文的方折爽利中走来，你是一枝虬劲古雅的梅；从司母戊鼎的隐隐清辉中走来，你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从美里城的太极八卦中走来，你是一部演绎千年的《周易》；从妇好的斧钺战甲中走来，你是一段刻满沧桑的女性传奇；从岳飞的仰天长啸中走来，你是一曲精忠报国的壮歌；从殷墟的残坑礼器中走来，你是一个失落了三千年的盛世王朝；从惊古烁今的人工天工中走来，你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壮丽史诗。这就是文化安阳——信史，像一幅纵向的长卷，你从遥远的岁月的颠峰倒挂下来，有如直下三千尺的瀑布，紫烟迷蒙，银光闪烁，三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一直渗透在你的呼吸中。

那场气势恢宏的祭祀还在世人眼前飞扬，那柄高高挥起的斧钺仍在岁月的烟尘中穿越，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那个非凡女子的形象——“妇好”，终于拭去历史的风尘，站立成一道绝美的风景。那曲《满江红》的慷慨悲歌还在历史的天空回荡，那个怒发冲冠的身影还在历史的扉页驻留，湮没了黄土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那个铁骨铮铮的名字——“岳飞”，早已在人们心中定格成永恒的骄傲。

巍巍太行让我学会顶天立地，悠悠洹水使我懂得润物无声，教我坚忍的是身陷囹圄，胸怀宽宏的文王姬昌，教我不屈的是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的林州人民，华夏儿女的摇篮，中原文明的起源，锦绣山川，魂牵梦萦的家园。

到刚劲古朴的钟鼎文中感受殷商文化的洋洋大观，光彩夺目；到渔洋村、三杨庄领略六千年凝固的历史，尘封的文明；在爷爷的胡子里牙牙学语，西门豹、瓦岗军的故事萦绕耳畔；在爸爸的臂弯下蹒跚学步，谢延信、王生英的脚步引我向前。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一架抬阁，奇冠华夏，尽显中原民俗的魅力；几方木版，雕绘刻画，成就一枝艺术奇葩。民族之美滋养着中原儿女，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今天，一个生动的安阳，抖落了岁月的风尘，悠悠地向我们走来；一个腾飞的安阳，穿越了历史的沧桑，昂扬地向我们走来。这就是在中原大地喷薄而出的希望的安阳，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安阳，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安阳！



安阳瑞雪祥瑞 梅花飞舞迎新春
□付加升 书

问渠哪得清如许

□杨林防

初冬，延续着秋的绚丽，预告着冬的凄美。此时，位于八百里太行山脉中部的林虑山韵味更浓。沿着山腰的红旗渠前行，欣赏这美丽的太行冬韵，心情随着蜿蜒的渠岸而起伏，伴着潺潺的渠水而激荡。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第一次来到红旗渠的人不免心生疑问：为什么在山上修渠？这渠又是怎样修成的？

历史上，林县严重缺水。翻开《林县志》，“旱”“大旱”“连旱”等字眼赫然在目。一度，没有比水更让老百姓期盼的。新中国成立后，林县县委着手改变当地生存环境。怎样才能让全县群众吃上水、用上水？县委经过反复考察论证，认识到必须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劈开太行山将邻省的漳河水引进来。

太行山雄奇险峻，要在这里劈山修渠谈何容易？面对困难，红旗渠建设者没有退缩，毅然决定动工修建漳人林工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中装的是几十万林县百姓，为人民谋幸福就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

为民修渠，自然赢得了人民群众的

支持与拥护。县委一声号召，全县一齐响应。1960年2月，千军万马汇聚在太行山腰，向大山开战。满山红旗漫卷，人人斗志昂扬，也成了红旗，要修建的引水渠也成了红旗。红旗渠这个名字一经喊出，就响彻太行山麓。

红旗渠注定是不平凡的。在党的领导下，全县党员干部群众苦干追梦，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誓把山河重新安排；大干筑梦，团结协作，无私奉献，一心一意修水渠；巧干圆梦，奋战十年，用勤劳、智慧和双手削平了一个个山头，凿开了一孔孔隧洞，架起了一座座渡槽，修建成了长达1500多公里的红旗渠，引来了祖祖辈辈期盼的“生命水”“幸福水”。它不仅仅是一渠水，还是一渠粮、一渠油、一渠蜜……打开了一方百姓通向新生活的大门。渠水清清，映出建设者质朴高尚的心。

林县人民硬是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太行山腰“抠”出了一条红旗渠，被周恩来誉为新中国两大奇迹之一，被命名为全国第一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项水利工程享有如此殊荣，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条精神长河，满载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

红旗精神。山承载了渠，渠让山有了灵魂。这条长河盘旋于茫茫太行的陡岩峭壁间，与“雄、险、奇、秀”的太行山景色巧妙地融合，构成一幅自然和谐、动静相宜的多彩画卷。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红旗渠让太行山显得更加雄壮、更加险峻、更加奇特、更加秀美。山的雄壮，直观地展示着红旗渠工程的浩大。山的险峻，无声地述说着修建红旗渠的艰难。山的奇特，彰显着修渠人的智慧才能，山与渠浑然一体，巧夺天工，相得益彰。山的秀美，映衬着红旗渠的婀娜与妩媚，宛如一条舞动的水飘带，奔流的渠水似跳动的音符，传向中原，传向全国，传向世界。

红旗渠建设者是最美奋斗者。这种美是永恒的，载入史册，存入人们的记忆，红旗渠建设者的身影与红旗渠、红旗渠精神紧紧连在一起。

问渠哪得清如许？渠水不言却胜过千言万语，它不停涵养着太行东侧这片福地，愿它千年万载永不停息。红旗渠，一条流淌的精神长河。

(转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雪浴太行 □杨润智 摄

金色茶汤金色季

□匡人

深秋时节，洪珉教授从京归来。有幸在李自存先生《韩琦家族传记》首发暨赠书仪式上邂逅，急忙问她在家停留时间，她说，过了寒衣节就走。算来还有四五天，我心里盘算着，小聚一次，来得及。

主依客便，素知洪珉教授不沾酒，便邀饮茶。我问她谁请谁为好，她说：“人不要多，我很想见见连波老师，其他的您定吧。”因是周四，就地取人，便邀与我同住一个小区并已退休的几位文友参加。

没想到，一场茶聚催生了有心人一大篇文章。回京不到一周，洪教授便用微信发来配有现场照片制作的美篇，图文并茂，生动有趣，读过之后便使人生生出许多感想。

午睡起来，阳光正好。一个人，走进易园，回想那天的人、那天的事……

“文人相轻”，是说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语出三国曹丕：“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或是真正想做文人是相互敬重的。你看，年逾古稀誉文坛的洪珉教授回来小聚，就很想见见连波老师。即使她曾在师院担任过多年的中文系主任，并多有成就，但仍对曾教过自己的老师“殷勤执弟子之礼”。那天他们俩是乘公交车来的，一位70多岁、银发满头的学生换着一位86岁的老师，上车下车、进店扶座，该是怎样一种感情！洪珉教授来时，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双肩包，一看人尚未到齐，便说：“我先请个假，到这个小区看看我上中学时教我的侯校长老两口。”

连波教授退休前后从教60多年，曾担任安阳师专副校长。他学识渊博，博古通今，堪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为人谦和，著述颇丰。我进了茶店，和连教授见面握手，向他问候：“连老师好！”连教授即回：“郭老师好！”你觉得奇怪吗？然对此我却已习以为常——因为他在老干部大学文史班讲课这些年，我们班上的每个学员，他都以“某某老师”相称。宋徐庭筠《咏竹》云：“未出土时先有节，已到凌云仍虚心。”不就是写的他吗？

布衣先生来了，进门见连波教授和党相魁先生在，便急忙打招呼，于下首就座。党相魁先生说：“您是大家，不仅是市级领导，还主编过《安阳》等大部头著作，听说这两年

正在牵头编安阳历史文化丛书，这又是一个大工程啊！”布衣先生拱手如揖，笑着说：“在您两位师长面前，我只是一个小学生。”说起“小学生”，让我马上想起布衣先生的另一件事。今年9月，市诗赋学会在林州南木井村举办“走进新农村”培训班，当他得知23日下午杨景龙教授要讲《当代旧体诗词的现状、问题和未来出路》时，即从滑县参加完其他活动一路驱车赶来，坐在第一排如小学生一般边听边记，积极发言。

金笛老师经常活跃在安阳的朗诵圈，她诵读了很多安阳知名作家的佳作。一些作者的诗词歌赋和文章，都以能得她的诵读为荣。那天因事晚到，进门就坐在茶台一头儿，并一再为迟到致歉。真可谓，茶室虽小香益远，满是谦谦君子风。

品茶漫谈，本无题目，不知怎么就扯到对文字打磨修改上了。我说：“为什么一见洪珉教授回来我就想请她一叙？因为她肯说真话、进谏言，屡为我的作品指谬纠错提建议。”此话一开，即引共鸣。在座的都感到，现在社会节奏快了，人浮躁了；微信发稿方便了，赞美廉价了；敷衍应付的多了，真提意见的少了。比如诗词文章，一篇初成即发，赢来点赞即喜；“拇指”能伸三六九，“鲜花”可送五七枝；朋友觉得尽了“责任”，鲜有虚寒心顿感满足。殊不知，如此这般，怎生提高？

洪珉教授提批评建议很讲究，善于使用微信语音回复讨论。且总是先肯定对的，再指出错的，并给予鼓励。记得去年7月我写了一首七言古风征求她的意见，一小时后回复：“读到您的大作，重现了风景区的壮美景观，很棒。提点小建议：1.‘葳蕤’是联绵词，不可拆开使用；2.‘乾坤’颠倒词序为‘坤乾’，我见得少，觉得有点生疏，不知有他人这样用过？仅供参考。”对有些明显差错她会直截了当回复这样不行，建议应该如何云云。

洪珉教授在她的《返乡之三：诗词茶叙》中把我称为“作家、诗人”，真是羞煞吾也！并在提到党相魁先生评价我的那篇赋时，用了“吃惊”二字，殊不知这我只写了党先生说的后半句，其前半句则是“你以前出的那两本诗集真不敢恭维。”这才是大实话。

且说那篇赋，初稿之后征求并采纳了唐兴顺、刘颜涛等多位先生的不少修改意见，特别是诗赋家樊育军先生做了成段的修

改。一篇小赋六稿方定，几乎是集体创作。如果不是朋友谏言，怎能成就一篇自己稍为满意的东西？

党相魁先生是安阳诗词界“二魁”之一。2016年6月，我曾获赠由先生创作、朱现魁先生点评的线装《郟下吟稿》一本。回来用了两周时间仔细阅读研究，在书中用红水笔标记出148处心得、查考和存疑，并指出4处明显差错。之后，我将书奉还党先生并请赐教。一周后相约见面，促膝而谈，党先生将书示我，首先对我指出的差错表示感谢，然后针对我未解的问题一一解答，书中他又用黑水笔批注有41处，少则三五字，最长的一条竟达百字之多。想想他尊朋忠友，为文字负责，忍着眼疾之苦，带着老花镜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辛劳，怎不让人感动！

正如洪珉教授所言，这次相聚，连波教授又拿出了他写的小卡片。这确已成他多年随时随地采集、收集知识的良习。尤为可贵的是，他会把写有经典名句、警句的小卡片和珍藏的好书赠与他的学生或朋友。现在虽有手机、电脑可拍可摄、复制粘贴，但总不如手抄一遍印象深刻，在我最近几年的日记扉页上，抄有多条连波教授赠与的卡片语：“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风月一庭为良友，诗书半榻是良师。”“学海无涯是岸，云程有路志为梯。”“我亦戏中人，自知唱做艰难，演戏不如瞧戏好；君为台上客，切莫装腔作势，上台还有台下时。”时不时翻翻这些发人深省的卡片语，会经常提醒我该如何为人、为事、为学、为文。

在数不清的文章中，但凡涉及年华，“金色”从来是青少年的专享用词。别谈老年，即便一提“人到中年”，就好像日暮不远。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顶着满头华发、银发的人，怎么觉得年华的“金色”也向我们照过来了呢？

君不见，几位了无牵挂的老头老太，温馨从容，在茶室金色的灯光下，捧着澄明的金色茶汤，颇有兴致地漫谈。讨论诗的韵律平仄、赋的骈骛摘布、新旧诗体的尺寸长短等。连波教授笑着说：“我觉得，不管诗词歌赋，古诗或自由诗，虽然我们追求的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但单论二者关系，有一个基本原则，形式服从内容。”他说：“关键是一个‘情’字，没有情感的作品，形式再好，

峡谷印象

□山之枫

峡谷是石头砌成的堆积起远古的沧桑崩裂的瞬间被定格峡谷便收藏起洪荒天河是石头砌成的任性地把意志主张将石块干挂起峭壁清流即弹奏出交响道路是石头砌成的洞开山体不求宝藏藏在石在河上拱座桥洞桥相连接就通畅房屋是石头砌成的也许人们难以想象石墙石瓦垒起屋足以屏蔽世态炎凉耕地是石头砌成的摆开石坝锁住土壤坡上梯田蔚为壮观生不息长出金黄峡谷是石头砌成的所以山里盛产石匠岁月被打造成磨盘让生活圆顺而悠长

初冬，是一页简史

□徐福开

十月如风 飘过北中原的上空
收藏了如叶子一样飘落的日子
山川大地 辗转腾挪
转眼间打开了一页色彩斑斓的简史
给花草草 给挺拔的树木举行落幕的典礼

蓝天白云挥洒阳光温柔的音符
填充往事的留白
明明灭灭的昨天
像一列亘古烁金的火车隆隆驶去
时光的碎屑像母亲怀里的孩子
吸吮光阴或喃喃低语

初冬季节将亘古不变的秋天赶进了栅栏
把秋天领进冬天 秦秦明天
如诗如画的北中原
寂静如水墨画般蝶舞
亦如苍鹰眯睡的眼神
五彩缤纷的落叶
铺成一条斑斓的小路
收藏岁月行进的箴言……

也难动人。”一言出口，满座赞同，竟忍不住鼓起掌来！

其实就我所知，他们都是“两面人”。一面是对物质无所追求的轻松散漫，另一面对学问又都是“皓首穷学”的人，都还在焕发着“年轻”的青春，释放着金色的光芒。这里说的“年轻”不是年岁，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东风。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难道不是吗？连波教授去年甫出版《咏而归文丛（上卷）》五册，下卷五册正在整理；党相魁先生《郟下吟稿》之后，仍在甲骨学和古体诗词的研究之中，还不时接受电视台文化节目采访；洪珉教授的诗文集《边走边唱》出版后，就是在京忙活，也舍不得放下那支不断流淌源头活水的笔和键盘，格律诗词和大块文章屡见报端及微信平台；布衣先生受市里委托，正在牵头编纂一部将由十八卷组成的《安阳历史文化丛书》；金笛老师的铁粉一大群，请求一诵作品的文人经常排队，“诵债高垒”，所经营的微信公众平台《陌上花开》享誉北中原。

已是80多岁的连波教授记忆力超强，今年我们在太行深处的穿底村避暑，其中有几个文史班的同学，趁此机会想听他讲讲“中国诗歌发展史”，委托我和他商量，他说：“好啊！我就是个教书匠，只要你们想听，咱说讲就讲，正好也让我温故而知新。”授者娓娓，听者入迷，引来不少在那里度夏的人也来充当学生。感慨之余我曾编顺口溜以记时景：“学生十几个，扯棚作讲堂。老师无教案，全凭嘴一张。手捏一纸条，顶多二指长。看似卷烟纸，原来是提纲。滔滔若悬河，娓娓论八荒。”不仅在收获老的，还在创作新的。安阳百岁工程养生团在穿底村举办“八一”联欢会，他满怀激情写下了长达74行的自由诗《“八一”颂歌》。

深秋，多么美好的季节啊！斜阳夕照下的易园里，挺拔的松柏是青的，小溪中随流飘动的水草是绿的，土坡上仍在开放的菊花是五彩的……然最美的是那片银杏林，树下一片金黄，树上也还是一片金黄。踏着铺满落叶的小径往前走、再往前走，眼光伴着我的思绪，萦绕在静静的太极湖上。